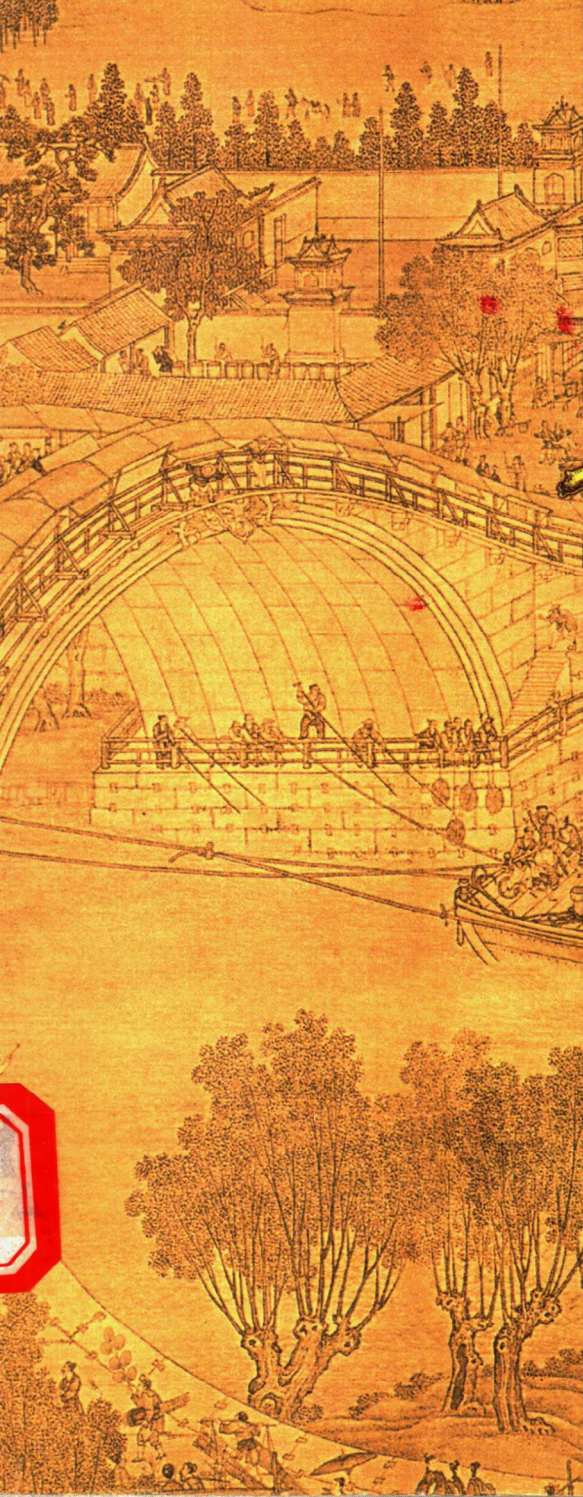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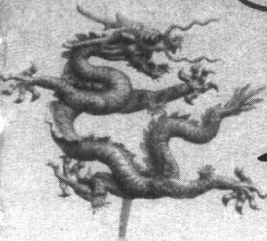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名家藏書



名家藏书



主编 郑福田 王槐茂 杨飞云

第二十四卷

《明人小品十六家》

(下)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卷 一

阮集之诗序

国朝有功于风雅者，莫如历下，其意以气格高华为主，力塞大历后之窳，于时宋元近代之习为之一洗。退之起八代之衰，恐亦堪比。及其后也，学之者浸成格套，以浮响虚声相高，凡胸中欲所言者，皆郁而不能言，而诗道病矣。先兄中郎矫之，其意以发抒性灵为主，始大畅其意所欲言，极其韵致，穷其变化，谢华启秀，耳目为之一新。便是历下功臣。及其后也，学之者稍入俚易，境无不收，情无不写，未免冲口而发，不复检括，而诗道又将病矣。由此观之，凡学之者，害之者也；学孔非孔，最恨是袭迹者。变之者，功之者也。中郎已不忍世之害历下也，而力变之，为历下功臣。后之君子，其可不以中郎之功历下者功中郎也哉？每以此语示人，辄至河汉。惟吾友阮集之，深相契合。集之才甚高，学甚博，下笔为诗，本之以慧心，出之以深心，而尤不肯以轻心慢心掉之。予甚心折焉。大端慧人才子，其始也，惟恐其出之不尽也；其后也，惟恐其山之尽也。诗诀。集之束发为诗，亦屡变矣，至是虽不为法缚，而亦不为才使，奇而不嚣，新而不纤，作诗所难。是力变近日滥觞之波，而大有功于学中郎之诗者也。夫昔之功历下者，学其气格高华，而力塞后来浮泛之病；今之功中郎者，学其发抒性灵，而力塞后来俚易之习。有作始，自宜有末流；有末流，自宜有鼎革。此千古诗人之脉，所以相禅于无穷者也。予自度不能竟此道也，微集之，其谁与归？

名家批评

转风气之人，便是坏风气之人，沿之者，坏之也。而助中郎诋历下之人，便是坏中郎之人，以其皆无目无骨而为诡随也。此序，小修煞有公道，煞是善卫中郎。

助道品序

山水之乐，能濯俗肠；飞仙之语，能损尘机；损字妙，有所损，便有所进。厌苦之情，能动离想；盛衰之感，能陈幻理；鬼神之状，能兴冥惧。有一于此，皆可存之。触目沃心，渐除热恼。不论唐文梵策，正史稗册，有见即入，都无纪律；惟繁华之旨、进取之篇、朝家事故不入。云霞三者道累。俗情是非，有点松石，自有流布，姑从刊落。自万历丁未为始，日有增加，动游静止，无息不陈，道人之乐，孰有加焉？

损尘濯俗，归之理，耸之惧，入道何难。不必鹰头中几句朱程也。

苦海序

人心如火，世缘如薪，可爱可乐之境当前，如火遇燥薪，更益之油矣。若去其脂油，洒以清凉之水，火亦渐息。吾尝见人，阅除书则进取之念愈炽，睹广柳则谋生之意少灰。乃知心随境变，可用吾斡旋之法。是以修行之人常处逝多林中，借其无常之水，以消驰逐奔腾之火，此亦调心第一诀也。将无然。袁崧好唱挽歌，盖亦有意。彼慧人也，姑借之以耗壮心。而世目之为癖，则过矣。予往驰求多端，妄念不息。取古今诗篇阅生伤逝之语，都为一集，命曰“苦海”。当如炎如炼之时，而一歌之，念岁日

之无几，感繁华之不永，霹雳火化为清冷云矣。一服清凉散。每有斯病，用斯方辄愈。更须广其传，以救众生之热恼。实檀度中事也，故存之。己酉秋日，鬼史袁中道书于舟中。

先掬以《苦海》，所掖以《助道品》，可令人名利之心欲轻。

程申之文序

申之既得猷中，山水幽蒨，谓予曰：“予将买之而隐。”予笑曰：“子非隐者也。子之文清而贵，绮丽而无枯槁之气，实金华殿中语也，岂山中之人哉？子有可以栖隐之地，而时不当隐，心不肯隐，其才又不容隐。存一不隐之心，无论才与时矣。然则此一片地，终当付之山樵野老，鹤怨而猿啼有日也。予故曰子非隐者也。”夫岂惟猷中不能留申之以隐，而其山水之清美，且足以发灵慧之性，而助其深湛之思。今申之此篇，皆猷中之所得也。如是，猷中乃捷径。果不可隐耶。数年之后，予以瓢笠入黄山，取道猷中，欲于是处觅申之也。岂可得哉！谨书之以券。

灵气磅礴缭绕，山歌雨而生氛，林滞烟而拖练。

殷生当歌集小序

才人必有冶情，不冶不才。有所为而束之则近正，否则近邪。丈夫心力强盛时，既无所短长于世，不得已逃之游冶，以消磊块不平之气，古之文人皆然。近日杨用修云：“一措大何所畏？特是壮心不堪牢落，故耗磨之耳。”亦情语也。亦是可怜可痛语。近有一文人，酷爱声妓赏适，予规之，其人大笑曰：“吾辈不得

志于时，既不同缙绅先生享安富尊荣之乐，止此一缕闲适之趣，复塞其路，而欲与之同守官箴，岂不苦哉？”其语卑卑，益可怜矣。最是。饮酒者，有出于醉之外者也；征妓者，有出于欲之外者也。谢安石、李太白辈，岂即同酒食店中沉湎恶客，与鬻田宅迷花楼之浪子等哉？云月是同，溪山各异，不可不辨也。才人一席，自不可令恶少混入。虽然，此亦是少年时言之耳，四十以后，便当寻清寂之乐。鸣泉灌木，可以当歌。何必粉黛。道学。予梦已醒，恐殷生之梦尚栩栩也，殷生负美才，其落魄甚予，宜其情无所束，而大畅于簪裾之间。所著诗文甚多，此特其旁寄者耳。昔周昉画山水人物皆佳，而世独口口美人。此集之行，抑亦周昉美人类也。殷生行年如予，必当去三闾而杖孤藤，模写山容水态，从予于碧水青山之间。日可俟矣，予淬眼望之矣。酸腐居士袁中道书。

英雄有托而逃，非英雄不识。然左琴右书，名教不有乐地乎？虽然，恐又为酸腐之续也。

翁承嫩文序

予己酉游秣陵，结冶城大社，皆海内名士，承嫩与焉。是时予气尚锐，笔尚铄，视一第直唾取耳。乃明年复落春官。自此后频遭患难，遂弃而入山，有看云听水为工课。间一为时义，忽忽如梦中语，逐队入棘，直游戏耳，反见收于当事，此殊不可解。承嫩气之锐，笔之铄，百倍于予。频年得贤书，则先觅承嫩名，竟不可得，心尤感之。迺者予南归，偶晤于朝歌，以酒语予，出近日行卷见示。骨愈健，才愈藻，穿心出肺，视昔有加焉。承嫩酒间慷慨悲歌，欲舍此毛锥，持弓矢立功塞上。予悲之，壮之，而因决承嫩之必遇合也。何者？予昔惟河清之不可俟，故有披发

入山之志；承爨今亦惟雄心之不可降，故作投笔从戎之谈：此皆厌于局中已极，而欲逃于局外者也。欲逃于局外，无兢兢必得之心，故其神反闲，而其机反活。所谓采宝种树，获于无意者，非此类耶？予是以决承爨之必遇合也。独不闻贾坚之射中乎，曰：“臣往者力能使之不中，今正可中之。”夫能使之不中者，丰干力而逾其的也，惜吾力以俯就的，何难一雉？予亲试之矣。继予而起者，必承爨也夫！

鼓舞承爨矣，却亦甚排调世之具眼者。

龙湖遗墨小序

昔苏子瞻为人，性无忤害，乐道人善，宜无轧于世矣。而当时恶之者，直若甘心焉而无罪。世好为嫉，为且奈何？其后萍飘岭海，仅得生还。讯所以致祸之故，而多不可解，岂亦命数适与之会欤？龙湖先生，今之子瞻也，才与趣不及子瞻，而识力胆力不啻过之；其性无忤害处，大约与子瞻等，而得祸亦依稀相似。两人定目。或云二公舌端笔端，真有以犯世之大忌者。然欤？否欤？然子瞻生平所著作，自宿州符之下之后，半入蛟宫；其临池挥洒之余，为人藏于复壁者，犹不能保。直至宣和之世，上章道士指为奎宿，然后始弛苏文之禁。当龙湖被逮后，稍稍禁锢其书，不数年盛传于世，若揭日月而行。忌亦何益。则本朝之宽大，与士大夫之淳厚，其过宋朝远矣。诸刻之余，其随意游戏楮墨间，皆若龙一甲而凤一毛，往往秘藏于小友之篋。若夏道甫所贮，种种尚未经人耳目者，真可宝也。道甫客西陵，与龙湖来往最久。此老以嗔为佛事，少不受其诃斥者。嗔亦对机。而待道甫温然，惟恐伤之，则道甫为人可知。盖龙性虽不可驯，而见人一长，即拙扬不容自己。如予之粗疏，尚怜而以国士遇之，况道甫

乎。昔子瞻集行之巢元修、王子立、子敏、潘邠老辈，皆得托以有闻于后世。忌者适生好者之名。如道甫能自致不朽者无论，若予之名姓，且将附此老诸刻以传，则予不可谓不幸也。因喜而为之引。

文字亘古不磨，便消得以一生偃蹇偿之。然废其身，不能废其文，奈何？请以质媚嫉者。

陈无异寄生篇序

六一居士云：“风霜冰雪，刻露清秀。以山色言之，四时之变化亦多矣，而惟经风霜冰雪之余，则别有一种胜韵，淡淡漠漠，超于艳冶浓丽之外。淡为浓根而胜浓。春之盎盎，百花献巧争妍者不可胜数，而梅花独于风霜冰雪之中，以标格韵致为万卉冠。故人徒知万物华于温暖之余，而不知长养于寒沍之时者，为尤奇也。”由此观之，士生而处丰厚，安居饱食，毫不沾风霜冰雪之气，即有所成，去凡品不远。惟夫计穷虑迫，困衡之极，有志者往往淬励磨炼，琢为美器。必有志，方受琢磨。何者？心机震撼之后，灵机逼极而通，而知慧生焉。即经世出世之学问，皆由此出，而况举业文字乎。吾友无异，少遭困厄，客寄四方，益自振，下帷发愤，穷极苦心。发为文章，清胜之气迥出埃壘。若叶落见山，古梅着蕊，一遇慧眼，而兼收之，固其宜也。然予每会无异于长孺座上，嘿嘿而亲之，私自念此非经风霜冰雪之余，有以消磨其习而然欤？古人有言，能推食与人者，尝饥者也。赐之车马而辞焉者，不畏徒步者也。若畏饥而惮步，则天下事其吝为之，怯为之，不亦多乎。无异，常天下之难者也，必无难天下事矣。予以此券无异焉。

人得天分者少，资学力者多。困厄，学问之资也。



此序不直可鼓无异之气。

南北游诗序

有一时，即有一时名士以为眼目，若凤麟芝苗为世祥瑞，无其人，则国家之气运亦觉暗然而无色。夫名士者，固皆有过人之才，能以文章不朽者也。然使其骨不劲，而趣不深，则虽才不足取。无骨即靡，无趣不活。昔子瞻兄弟，出为名士，领袖其中，若秦、黄、陈、晁辈，皆有才有骨有趣者。而秦之趣尤深。吾观子瞻所与书牋，娓娓千百言，直披肝胆，庄语谑言，无所不备，其敬而爱之若是。思其人必风流蕴藉，如春温，如玉润，不独高才奇气为子瞻所推服已也。予友陶孝若，淡泊自守，甘贫不厌，真有过人之骨；文章清绮，无尘坌气，真有过人之才。而尤有一种清胜之趣，若水光山色，可见而不可即者。善于模趣。以故中郎于诸君子中，尤敬而爱之。其诗风味亦近似中郎，盖染香润露，有不言而喻者。予尝比之于秦太虚，中郎亦以为然。孝若年尚壮，精于举子业，独不肯数入场屋，曰：“蓬首垢面，项带竹簍子，如弄蛇儿，容头过身，非丈夫所为。”英雄藏拙耶，实厌苦而逃也。以故至门墙，复彳亍不入者屡屡，迨最后为广文。自谓尝鼎一脔，非欲充肠，能具八口馐粥，即飘然矣。甚矣，孝若之能自贵也。予今年若不得意，已买得一舟，自拚入舟中，泛泛潇湘龙茹间。孝若少涉宦途，其急来登予舟，以逃名焉。

托迹广文，其先便已不能不作弄蛇儿矣。即此数语，已露孝若之骨，见孝若之趣。



送邑大夫方公归田序

虽有异才清操，命不值则不亨此，非人力也。落笔便具不平之慨。南唐冯贽云：“早知穷达有命，悔不十年读书。”岂惟事科举，即宦途可知也。公以文章宿儒，弃去令予邑，百废皆兴。然前此江不溢，至是水大涨，破城郭；前时岁不甚歉，二三年辄大饥。公行村落中，自赈之。小民辄公发富民廩为盗，不可治。幸门吏胥，公力搜剔，然奸猾山积。公为民日以羸瘦，贫次骨。既贫次骨矣，何得不罢。天变人情若此。且公释科举而宦游，以为可以稍行其志矣，而卒不伸。非命也欤？民贫，度支无从出，过客不满意，则谯河随至。以为公似强项者，孰知公之淳谨甚也。固是今之拙宦。夫送迎之不周，水患之至城郭圯，仓廩虚，猾民反噬，盗贼多，有此其治状之可见者也。若夫抚凋瘵，如赤子进之衽席，惟恐伤之。此心之不可见者也。置其不可见者，而摘其可见者，宜矣，何憾。公独不忆初下车时语予事也。公举于乙卯，梦人曰：“首春官则仕。”以此屡诎，至丙戌三十餘年矣。不得已乃宦，得公安。时为予兄首制科年也。公甫得公安，大惊曰：“吾梦所谓首制科乃宦者，其验欤！”考其时，予兄皆未生也，定命如此，夫复何逃？岂进有命，退无命乎？公归矣。予事科举无效，惟有志读十年书。魏武有言：“老而能学，惟予与袁伯业耳。”公才高学博，归而浇花种竹，与古人为伍，亦安往而不乐哉。夫州县之徒劳，则自古叹之矣。□可愤。

寒泉碍石，凄咽难流，病叶吟风，唧唔欲下。

寿孟溪叔五十序

有居数区，倚山傍湖，竹木环焉，乔松千株；有田数千亩，不减下畴，岁收不知水旱；鱼虾如土，薪木待伐；养马四十馀蹄，丁栎郭椒倍之；有别馆贮伎儿，不离丝竹。居然仲长统所云，而豪华不啻焉。笔亦豪纵。村里萧寂，多溪刻瓮牖之子，谁也享此者？眼前独见孟溪叔也。叔喜自适，善治生，岁以其馀费，家道不盈亦不落。然豪爽好客，食啖兼数人，精力强健。予尝笑曰：“如叔者，《素问》、《难经》俱闲物，真可付祖龙，鹄、仓储公当于何处生活？”今年五十矣，非惟意兴如三十许人，即面貌居然是也。昔伏波薄少游之言，至见飞鸢跼跼水中，始忆之，幸而功成，即以为过少游矣。然年老贪功不置，观其桥一足而视战斗，亦殊可怜。吾又未知所谓胜少游者果安在也？予家世农，夫产业膏腴，先王父享田间之乐，春初即了公事，终岁县役不至门，惟相与饮酒晏笑而已。何必桃源可以避俗。后稍知读书，予伯兄、仲兄相次列贤书。然两兄有书来，皆云仕宦若甚机关械其内，礼法束其外，不似昔日坐大槐下乐也。若子为博士弟子，每人试，头须为白。人生几何，而能堪之？视叔真天上人。叔且百岁，此别有异福，原不可以养生之常理论。第不知如侄辈者，何时得掷却经生事，奉杖履于湖山间也。叔闻言大笑，乃谓予曰：“阿叔日来愈知调马。”亦韵，不是痴叔。遂呼儿取马来，至则超腾而上，一鞭竟指湖上，若飞烟，顷之不见；又顷之复还，下马振衣，顾予及诸客曰：“何如？”遂相牵入中堂，痛饮达旦。

世间有此快乐，岂似伏波老而方悔，遇之便当把臂入林矣。虽然，终恐不似其豪，不能不借经生为资生。

名家藏本



必至如其五十，或付之无可奈何耳。

篁筍谷记

篁筍谷，周遭可三十亩，皆美竹。门以内，芟去竹一方，纵可十丈，横半之。前以木香编篱，植锦川石数丈者一，芭蕉覆之。有木樨二株，皆合抱，开时香闻十馀里。贻葡萄白梅各二株。有亭颜曰“杂华林”。旁有室，曰梅花廊。总以竹篱络之，而篱外之前后左右，皆竹也。于篱之西，杂华林之后，有竹径百武，又芟去竹一方，纵可三十丈，横二之，有一亭三楹，颜曰“净绿”。后有堂三楹，名曰箨龙。其后为燕居小室。总以墙络之，而墙外之左右前后，皆竹也。于墙之西，净绿亭之后，又芟去竹一方，纵可十丈，横半之，种黄柑四株，皆合抱，岁得柑实数石，甘美异他柑。有亭曰“橘乐”。亦以篱络之，而篱之前后左右，皆竹也。竹为清士所爱，然未有植之几数万个，如予竹之多者。予耳常聆其声，目常览其色，鼻常嗅其香，口常食其笋，身常亲其冷翠，意常令其潇远，其乐想起。则天下之爱享此竹，亦未有如予，若饮食衣服，纤毫不相离者。予既以腴田数百亩易之王氏，稍与中郎相视点缀，数年间遂成佳圃，而中郎总名之曰篁筍谷云。

绿川千亩，可容饔太守。个中却隐两才人，一片绿阴更奕奕有清气。

描写位置，令人神往。

清荫台记

长安里居，左有园，多老松。门内亘以清溪，修竹丛生水涯。过桥，槐一株，上参天，孙枝皆可为他山乔木。境界清绝。其余桃李枣栗之属，郁然茂盛。内有读书室三楹，昔两兄与予同修业此处。两兄相继成进士，举家皆入城市，而予独居此。夏日无事，乃于溪之上，槐之下，筑一台。台为青槐所覆，日影不能至，因名之曰清荫，而招客以乐之。虽无奇峰大壑，而远冈近阜，郁郁然攒浓松而布绿竹。举凡风之自远来者，皆宛转穿于万松之中，其烈焰尽而后至此，而又和合于池上芰荷之气，故虽细而清冷芬馥。至日暮，著两重衣乃可坐。俯观鱼戏，仰听鸟音，予意益欣欣焉，到处羲皇。大呼客曰：“是亦不可以隐乎？”

亭亭清韵，芰荷独袅于风中。

241

爽籁亭记

玉泉初如溅珠，注为修泉，至此忽有大石横峙，去地丈馀，卽泉而下，忽落地作大声，闻数里。予来山中，常爱听之。泉畔有石，可敷蒲，至则趺坐终日。其初至也，气浮意嚣，耳与泉不深入，风柯谷鸟，犹得而乱之。泉石亦非躁心可领。及瞑而息焉，收吾视，返吾听，万缘俱却，嗒焉丧偶，而后泉之变态百出。初如哀松碎玉，已如鹍弦铁拨，已如疾雷雷霆，摇荡川岳。故予神愈静，则泉愈喧也。泉之喧者，入吾耳而注吾心，萧然冷然，浣濯肺腑，疏浚尘垢，洒洒乎忘身世而一死生。故泉愈喧，则吾神愈静也。夫泉之得予也，予为导其渠之壅滞，除其旁之草

萊，汰其底之泥沙，濯足者有禁，牛馬之蹂踐者有禁。予之功德于泉者，止此耳。自予之得泉也，旧有热恼之疾，根于生前，蔓于生后，师友不能箴，灵文不能洗，而与冷冷之泉遇，则无涯柴棘，若春日之泮薄冰，而秋风之陨败箨。交相为功。泉之功德于我者，岂其微哉！泉与予又安可须臾离也？故予居此数日，无日不听泉，初曦落照往焉，惟长夏亭午不胜烁也，则暂去之矣；斜风细雨往焉，惟滂沱淋漓，偃盖之松不能蔽也，则暂去之矣。暂去之，而予心皇皇然若有失也。乃谋之山僧，结茆为亭于泉上，四置轩窗，可坐可卧，亭成而叹曰：“是骄阳之所不能驱，而猛雨之所不能逐也。亭又有功德于人与泉。与明月而偕来，逐梦寐而不舍，吾今乃得有此泉乎！且古今之乐，自八音止耳，今而后始知八音外，别有泉音一部。世之王公大人不能听，亦不暇听，而专以供高人逸士陶写性灵之用。虽帝王之威英翊武，犹不能与此冷冷世外之声较也，而况其他乎？予何幸而得有之，岂非天所以赉予者欤？”于是置几移褥，穷日夜不舍，而字之曰“爽籁”云。

松风涧水，原不可一日去耳，何妨作三日卧哉。得于泉者深，故津津乎有会。

楮 亭 记

金粟园后，有莲池二十餘亩，临水有园，楮树丛生焉。予欲置一亭纳凉，或劝予：“此不材木也，宜伐之而种松柏。”予曰：“松柏成阴最迟，予安能待？”或曰种桃李，予曰：“桃李成阴，亦须四五年。道人之迹如游云，安可积之一处，予期目前可作庇阴者耳。楮虽不材，不同商丘之木，嗅之狂醒三日不已者。盖亦界于材与不材之间者也。以为材，则不中梁栋桷椳之用；以为不

材，则皮可为纸，子可为药，可以染绘，可以颧面，其用亦甚夥。昔子瞻作《宥老楮诗》，盖亦有取于此。”今年夏，酷暑，前堂如炙，至此地则水风泠泠袭人，而楮叶皆如掌大，其阴甚浓，遮樾一台。植竹为亭，盖以箬，即曦色不至，并可避雨。日西，骄阳隐蔽层林，啼鸟沸叶中，沉郁有若深山。数日以来，此树遂如饮食衣服，不可暂废，深有当于予心。自念设有他树，犹当改而植此，而况已森森如是。岂惟宥之哉，且将九锡之矣。遂取之以名吾亭。

松蔽秦皇而污，楮荫小修而显，因人重哉。且能节取，天下何尝有弃物。

游石首绣林山记

243

大江自三峡来，所遇无非石者，势常约结不舒。至西陵以下，北岸多沙泥，当之辄靡，水始得遂其剽悍之性。如此者凡数百里，皆不敢与之争。而至此忽与石遇，水汹涌直下，注射拳石，石嵒嵒力抵其锋，而水与石始若相持而战。以水战石，则汗汗田田，澌澌潏潏，劈之为林，蚀之为窍，锐之为剑戟，转之为虎兕，石若不能无少让者。势亦澎湃。而以石战水，壁立雄峙，怒狞健鸷，随其洗磨；簸荡之来，而浪返涛回；触而徐迈，如负如北；千万年来极其力之所至，止能损其一毛一甲，而终不能啮骨理而动龈齟。于是石常胜，而水常不胜，此所以能为一邑砥柱，而万世赖焉者也。维石之功。予与长石诸公步其颠，望江光皓淼，黄山如展旆，意甚乐之。已而见山下石磊磊立，遂走矶上，各据一石而坐，静听水石相搏，大如旱雷，小如哀玉。而细睇之，或形如钟鼎，色如云霞，文如篆籀。石得水以助发其妍，而益之媚，不惟不相害，而且相与为用。予叹曰：“士之值坎壤

不平，而激为文章以垂后世者，何以异此哉！”山以玄德娶孙夫人于此，石被绡锦，故名。其下即刘郎浦。是日同游者，王中秘季清，曾太史长石，文学王伯雨、高守中、张翁伯、王天根也。

始如脱峡泉，既如千顷浪，随触生情。子瞻万斛泉源，岂得独擅？

游西山记

出西直门，过高梁桥，杨柳夹道，带以清溪；流水澄澈，洞见沙石；蕴藻紫蔓；鼋走带牵；小鱼尾游，翕忽跳达；亘流背林，禅刹相接；绿叶秣郁，下覆朱户；寂静无人，鸟鸣花落。闲适。过响水闸，听水声汨汨。至龙潭堤，树益茂，水益阔，是为西湖也。每至盛夏之月，芙蓉十里如锦，香风芬馥，士女骈阗，临流泛觴，最为胜处矣。憩青龙桥，桥侧数武有寺，依山傍岩，古柏阴森，石路千级。山腰有阁，翼以千峰，紫抱屏立，积岚沉雾。前开一镜，堤柳溪流，杂以畦田，丛翠之中，隐见村落。降临水行，至功德寺，宽博有野致，前绕清流，有危桥可坐。寺僧多习农事，日已西，见道人执畚者锄者、带笠者野歌而归。有老僧持杖散步塍间，水田浩白，群蛙偕鸣。噫，此田家之乐也，予不见此者三年矣。夜遂宿焉。

绝是一幅江南好画图，恐所见未必如所记也。

记 二

功德寺循河而行，至玉泉山麓，临水有亭，山根中时出清泉，激喷巉石中，悄然如语。至裂帛泉，水仰射，沸冰结雪，汇

于池中。见石子鳞鳞，朱碧磊珂，如金沙布地，七宝妆施，荡漾不停，闪烁晃耀。可是琉璃世界。注于河，河水深碧，泓渟澄澈，迅疾潜鳞了然，荇发可数。两岸垂柳，带拂清波，石梁如雪，雁齿相次。间以独木为桥，跨之濯足，沁凉入骨。折而南，为华严寺，有洞可容千人，有石床可坐。又有大士洞，石理诘曲，突兀奋怒，皱云驳雾，较华严洞更觉华严险怪。后有窞，深不可测。其上为望湖亭，见西湖，明如半月，又如积雪未消。树里南湖一片明，可持此。柳堤一带，不知里数，袅袅濯濯，封天蔽日。而溪壑间，民方田作，大田浩浩，小田晶晶，鸟声百啭，杂华在树，宛若江南三月时矣。循溪行，至山将穷处，有庵，高柳覆门，流水清澈，跨水有亭，修饬而无俗气。山馀出巉石，肌理深碧。不数步，见水源，即御河发源处也，水从此隐矣。

云林后身，何模写淡且远也。

小修记多以致胜，每一批辄意远而神徂。

记 三

自玉泉山初日雾露之余，穿柳市花弄、田畴畛畦间，见峰峦回曲紫抱，万树浓黛，点缀山腰，飞阁危楼，腾红酣绿者，香山也。此山门径幽遐，青松夹道里许，流泉淙淙下注，朱栏千级，依岩为刹，高杰整丽。憩左侧来青轩，尽得峰势，右如舒臂，左乃曲抱，林木绣错，伽蓝棋布。下见麦畴稻畦，潦壑柳路，村庄疏数，点黛设色。夫雄踞上势，撮其胜会，华裱金铺，切云耀日，肖竹林于王居，失秘都之瓦砾，兹刹庶几有博大恢弘之风。至于良辰佳节，都人士女，连佩接轸，遗钗堕簪，绮罗从风，香汗飘雨，繁华巨丽，亦一名胜。独作者骋象马之雄图，无丘壑之妙思，角其人工，不合自然，未免令山泽之癯，息心望岫。然要